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幽灵城市·金姑娘

罗伯·葛利叶著 郑永慧 郑若麟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第十批书总序*

——“F.20丛书”小记——

柳鸣九

1985年春，昆明，阳光灿烂。几家地方出版社在这里召开会议，商谈出版外国文学书籍的事宜，特邀请了两三位学者前去作客助兴。盛情的款待，从邀请信里即可预感到了。为了不至于辜负东道主的盛情，我遵嘱带去了一个学术报告。另外我又带了一份“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计划，是准备作为“智力劳务”献给会议的。

当时我之所以有一个“丛书”的设想与建议，是因为深感外国文学出版工作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在系列化、系统化上下些功夫，而在法国廿世纪文学方面，虽然国内各出版社都开始出版了一些作

* 由于廿世纪外国文学出版工作所面临的国际版权协定问题，“F.20丛书”将于1992年10月以前告一阶段，在这一批书里，兹改变过去一贯的译本序的作法，以“F.20丛书”小记代总序，作为一个小结。

品，但很零星分散，选题也远远不广泛、不齐全，还有些拘谨，从一个社会的文化积累的角度来看，仅仅是一个开端的开端而已。除了这点认识外，还有另外两个具体的原因推动我提出“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方案。一是近年来不断有出版社、杂志刊物的编辑同志前来访问，就法国廿世纪文学该出版介绍些什么作家作品征求意见，索取选题；二是经常有我国法国文学界的朋友、特别是一些比我年轻的同志，希望我为他们翻译与出版文学作品开辟点路子。这两个具体原因，使我产生了一举就尽完两方面义务的念头。

按照我的设想，这套丛书的主导精神是开放。它的开放精神首先要表现在选题上。一定要打破过去那些“反映社会现实”、“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揭露统治阶级”、“歌颂劳动人民”的选题框框，而要以真正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性作为选题的标准，追求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则要与通俗文学、畅销书划清界线，而以译介严肃文学的杰作名著为己任。我以为，果能如此，则丛书既可以呈现出新颖洒脱的面貌，也可以保持较高的格调，而且，正因为廿世纪文学还在发展，编选这样一套外国文学丛书在国内尚无先例，所以更可显示出选家的见地，就像一张白纸上好画新的图画一样。至于哪些作家作品可以入选，在我看来，

这似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从多年的文学阅读与研究工作中，我自信对应该“榜上有名”的几百把部作品及其各自的品位，大至还是心中有数。

一套好的外国文学丛书，除了要有好的选题外，还必须显示出自己的取值立场与鉴赏水平，为此，我一直认为，译本必须有序，从译介的目的性来说，无序的译本是有重大缺陷的。当然，译本序最好避免那种在作家生平年表上给作品加几个标签、戴几顶帽子的约定俗成的方式，更要力戒那种在外围闲谈一阵、最后加上“是为序也”的名家大手笔，而应该以开放的气度，善于发掘作家作品中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以不同的批评观念、不同的批评方法，提供新的理解角度，开拓鉴赏的空间，甚至导向审美空间的重建。既然是文学作品的序，那就还应该有点感受、有点感情色彩、有点个人灵性、有点文采。在开放性的严肃的高层次的文学选题基础上，再加上这样的译序，一套丛书就不难具有自己的特色了。

对于“丛书”的形式，我也有一些设想。总的来说，应该突出灵巧与精致。我从法国迦里玛出版社的Eolio丛书那里得到启发，决定我这一套“丛书”采取小开本，以便于阅读，便于一般读者购置；出版则采取灵活的安排，分批推出，每批七本，取人类生息劳作一周为七日之意，亦有“七星”之喻，

七种的配搭则灵活而无定规，但争取有一点儿像中国菜肴中的拼盘艺术；此外，我又从法国“10/18”丛书那里得到点启发，设计了“F.20”这个用来代表整套丛书的标志。

这就是我当时准备答谢出版界的招待而带到昆明去的一个方案。但到昆明后就得知，几家出版社已另有联合出版一套外国文学名著的宏图，而派给我等两三个学者的任务只是单纯讲学，不参与出版事务的讨论。于是，我也就把上述方案与建议深藏在口袋里，唯恐产生干扰。临到会议结束、大家快分手的时候，偶然与刘硕良同志泛泛交谈，我提到了我上述对“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构想。硕良同志是漓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在出版界以有见识、有气魄、有干劲、有效率著称，他一听到我的设想，大为欣赏，马上就当机立断代表“漓江”表示愿意承担这套丛书的出版，并且特别强调希望能由“漓江”独家出版，而不是如我原来所设想的由两三个出版社分担。如此高效率地达成了协议，是我根本没有料想到的，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计划付诸实现了。

作为一个个体脑力劳动者，我一直保持着事无巨细都自己动手的习惯，我认为脑力劳动是一种以个体方式进行的劳动，因而对那种靠助手来完成一件件文章千古事的工作方式之奥秘，实难理解，我

深知，那种方式所要求具备的资历、身份、地位、条件与我都是无缘的，我要做的每一件事，小至一条资料的查对，都必须通过我自己的双手。制定“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计划，是独角戏，执行这个计划仍是独角戏。首先是从拟定最初两第三批书的选题做起，一批书七种的“拼盘”配好后，就是约请译者了。我所约请的基本上都是法国文学界与我大致同辈的中年骨干，也有极少数青年同志。这两部份同志都学有所长，有相当丰富的译述经验，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开始展示其才能，首先是他们保证了“丛书”的译文质量。约请了译者之后，剩下的就是我个体劳动的主要项目了：撰写序文、阅稿发稿以及技术上的编辑加工等等。临到“丛书”即将问世，当前的时尚又提醒了我，剪彩之类的典礼总该有几位嘉宾出席，于是，我又约请了几位同辈朋友担任编委与副主编。其实，说“担任”并不确切，因事先我已讲明，决不以实务相烦，只不过是借几个姓名“以光篇幅”而已。当然，也有促使本学界的同志关心与爱护这个“丛书”的心意，就像世上有的可怜的父亲，愿意自己的独子多认几个长辈尊亲，以使孩儿在明枪暗箭的人生途上能得到若干善意的遮护。

由于硕良同志的大力支持，“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第一批七种得以在1986至1987年相继问世，

也由于硕良同志的精心安排，再加上刘绍荟同志的才能，第一批书封面的美术设计搞得很新颖、很精致。整个丛书在读书界很快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我最初在这套丛书上的打算是极其有限的。我希望它能成为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但我自己只准备起一个开路的作用，具体就是只推出一批书、安排好两第三批书的选题与组稿后，就移交给其他同志主持。至于序文，我为了实践自己以上对译本序的设想，也只准备写出那么几篇以体现出整个“丛书”的风貌。因为，我只是把“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工作视为我整个工作的一个插曲，而它压在我身上的繁重的工作量却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使我放下了我原来手头的工作，我想尽早地解脱出来。但“丛书”问世后，一系列情况使我不由自主。首先是文化界一些同志热情地鼓励我继续按照已有的路子把“丛书”主编下去，其次是法国文学界一些同志的支持与期待，其三，出版社归纳了读者的意见，认为此一“丛书”的特色表现在选题上、译序上与美术装帧上，而为了保持这三位一体的特色，出版社向我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要求：今后“丛书”的每一种序都由主编亲自撰写。从瓶子里放出来的东西，再也收不进瓶子里去了。于是，我不得不继续放下我手头的一些其他工作，又主编了“丛书”的第二、第三、第四批书……，当然序文也就这样一篇又一

篇写了下来。

眼高手低，是人的一个通病，这是知与行之间的差距与脱节所必然带来的后果。虽然如上所述，我对“F.20丛书”序言有一些设想，或者说有一些“理想”，但要自己真正做起来，却往往又感到力不从心。尚能告慰自己的只是，我力求写出自己对法国廿世纪文学的一些见解，避免人云亦云，力求发掘出作家作品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多少也接触到了本世纪法国文学发展的动向、势态与规律，在当前国内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评析、研究、回顾、总结的工作正在起步的时候，也许能提供若干信息与参考。至于不止一位评论者在提到这些序言时，曾称赞为“健笔纵横”、“每序必有新意，有学术价值”，在我看来，那就是本学界同人的一种善意、宽容与鼓励了。

除了与“漓江”的合作外，事情还有新的发展。

1990年秋，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江奇勇和徐海燕同志来北京找我约稿，这次来京是要我为他们编选“人间有情小说系列”的外国篇六种。在交谈中，我颇为他们在外国文学出版方面的抱负与热情所动，顺便询问他们是否可为“F.20丛书”分担一部份出版任务。因为，我认为法国廿世纪文学甚为丰富，在世界范围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名家名

著如繁星闪烁，难以胜数，远远不是七批书四十九种所能包括的，这样一套大型文学丛书，如能有七十种或者更多一些，方可算是颇具规范，而随着“F.20丛书”愈来愈得到文化界、读书界的关注与厚爱，法国文学界的同志们也不断敦促我把它作为本学界的一项事业而不断推进下去。于是，我也就愈来愈下定“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欲试着闯闯七十大关，鉴于“漓江”的负担已着实够重，扩大出版的路子，也就势在必行了。

对“F.20丛书”，奇勇同志早已熟知，加以他经营有方，手头宽裕，正想搞点有保留价值的“经典性节目”，一听我的询问，当场就欣然接受。于是“F.20丛书”也就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五批书以后的五批，也就是说三十五种。

1991年，当“漓江”已推出三批书以后，“F.20丛书”荣幸地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漓江”与“安徽文艺”又即将推出两批书四十种，在国内外国文学出版一片不景气中，似乎堪称“风景这边独好”。

然而，最近传来了我国在不久的将来将参加国际版权组织的消息。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十年前，我在巴黎会见尤瑟纳尔时，她就很关心她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后的经济权益，我当时

向她解释说，我国尚未参加国际版权协定，还说，作家最宝贵、最取之不尽的财富就是自己的读者，她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将给她带来十亿读者，这笔财富是相当可观的。显然，这种“花腔”以后不能再唱了，而必须要硕良同志、奇勇同志拿出硬货币来付给那些仍然健在的作家与去世还不到五十年的死者的家属。在文学出版甚不景气的这几年，他们两位为严肃文学的出版，已经费尽心机，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今后，他们如何按伯尔尼公约付得起这笔硬货币呢？

在此期限之前，“漓江”将出齐前五批书，“安徽文艺”将出齐后五批书，总共可望达到十批七十种。能达此规模，是我当初所未料到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漓江”的硕良同志，他的卓识、魄力与效率，使“F.20丛书”得以奠基落成；也要感谢“安徽文艺”的奇勇同志，他热情帮助了“F.20丛书”扩大了规模；我还要感谢法国文学界所有参加过翻译工作的朋友以及两个出版社有关的责任编辑，他们的耕耘与劳作促使这块园地欣欣向荣。

良好的合作，总能给人以愉快与信心，即使“F.20丛书”将面临新的问题，也未尝不能步入“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境？

1992年4月

目 次

第十批书总序.....柳鸣九

西人城市 1

金姑娘.....135

作者简介.....肖 菲

幽·灵 城市

郑永慧 译

Alain Robbe-Grillet,

Topologie d'une cité fantôme

根据法国Minuit出版社1976年版本译出

前 言

在我入睡以前，这座城市，又一次……

再也没有任何声息，没有喊声、没有车辆行驶声、没有遥远的喧哗声；也没有一丁点儿较明显的轮廓，使人可以看出在这些连续的景物中，有任何不同和起伏的地方。在这里，连续的景物就是房屋、宫殿、林荫道。不停地向前推进的雾，每小时更浓密一点，早已将一切都淹没在半透明的气体中，使一切都静止不动，一切都朦胧暗淡。

在我入睡以前，这座毁灭的城市，还顽强地存在……

现在。我是独自一人。夜已深了。我还在守夜。下雨以后，大火以后，战争以后，这是最后一班岗。我还在透过无限厚的白色冰块倾听那些早已不存在的极细微的声音：烧毁了的墙垣的最后折断声，从裂缝里流下来的一缕灰烬或者尘土，水从地窖拱顶的裂缝里一滴一滴地滴下来，一块石头从一座宏伟

建筑物洞穿的正门上脱落，蹦蹦跳跳撞在檐口上，然后滚落到地上，同其他石头混在一起。

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任何声息，没有撞击声，没有折断声，没有遥远的喧哗声，在我入睡以前，也没有一丁点儿可以看得清楚的轮廓。

在我入睡以前，这座城市又一次矗立起来……这是清晨。这是黄昏。一个完全裸体的年轻姑娘正在她的房间里，面对着一面带点乳白色的椭圆形镜子梳头，她的金黄色长发在镜子里映照出来。在她的背后，房间深处，黑暗中，另一个少女仰天躺着，浑身赤裸，四肢摊成十字，整个躯体横躺在一张十分低矮的沙发中，压着凌乱不堪的床单。同梳头的少女一样，她有同样苗条的身躯，同样光滑的肌肤，同样的嘴巴，同样睁得过大的大眼睛，同样散开在脸颊周围的长头发，脸上挂着同样难以捉摸的微笑，仿佛它被毫无理由地遗忘在那里，作为暴风雨前某种欢乐的失落的见证。

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了，没有喊声，没有窸窣声，没有遥远的呻吟声，没有爱情的甜言蜜语声。那件死亡的武器，寒光闪闪的宽刃刀子，在那间被遗弃的房间里，干枯到连眼泪都干了。现在经过毁坏以后，我就在这间房间里逐步进入无梦的睡乡。我在那里。我曾经在那里。我回忆起来了。

在我入睡以前，这座城市又一次矗立在我的苍

白、衰老、疲惫的脸前；它高高地矗立在我面前，十分遥远地矗立在我背后，四面八方都有，一望无际，都是些被烟熏黑的断垣残壁、支离破碎的雕像、扭歪的废铁、倒塌的列柱，破碎的巨大柱身躺在废墟中。我孤单一人。我漫无目标地向前走。我仿佛盲目地在残瓦破片中漫步，这些残瓦碎片过去是帝王的宫殿，公共建筑物，大酒店，赌场或者妓院，剧场，庙宇或者喷水池，现在已经不可辨认了。我在寻找什么东西。天开始黑了。这真是一座监狱吗？我觉得不太像。

可是我现在倒的确的确是在这座富有特色的建筑物前面停下来，这座厚实笨重的建筑物几乎丝毫没有受到损害，大概是由于它有厚厚的墙垣而墙上又没有或差不多没有窗户的缘故。沿着极高的表面看来像石砌的墙壁，有一条宽阔而荒凉的人行道，道上植着一排老树，我相信这是栗树。房间的窗户开向这条安静的林荫道，恰好面对着教养院那个身材修长、浑身赤裸、正在用缓慢的手势梳着头发的少女，只要向左走一步，朝那扇目前由于天热而半开着的小方格玻璃窗走去，就能看见教养院。

不过她只是把眼睛在镜子的混浊镜面上挪来移去，而且再一次将她的蓝眼珠牢牢地盯着她的背后凌乱不堪的床，床上陈列着那具被剖腹开膛的尸体，流出来的血潭已经在白色的被单上凝结，也凝结在